

破译上古战略大师决胜之道

孙子

传

萧玉寒◎著

玄門大師系列

前孙武 后孙臆 兵祖世家千年传承
上伐谋 下刀兵 战争智谋万世景仰



孙子

传奇

玄門大師系列

萧玉寒◎著
团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孙子传奇 / 萧玉寒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5.1

(玄门大师)

ISBN 7-80130-956-1

I. 孙... II. 萧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2498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[电话: (010)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6524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3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.75

字数: 268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956-1/I·70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

上篇

兵不厌诈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风水五煞 | 2 |
| 第二回 | 祸起深宫 | 12 |
| 第三回 | 妙攫龙气 | 23 |
| 第四回 | 小人得志 | 34 |
| 第五回 | 攻心之战 | 46 |
| 第六回 | 中原逐鹿 | 56 |
| 第七回 | 兵不厌诈 | 66 |
| 第八回 | 城濮之战 | 77 |
| 第九回 | 风水受法 | 89 |



中篇

兵略大法

第十回	天狐龙脉	100
第十一回	奇祸倚福	111
第十二回	射日神功	122
第十三回	将才奇运	134
第十四回	妙论天机	145
第十五回	牛刀小试	156
第十六回	天狐兵法	167
第十七回	鞭尸噩梦	179
第十八回	两袖清风	190

下篇

天狐龙脉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九回 | 奇谋拜师 | 202 |
| 第二十回 | 孙子之秘 | 214 |
| 第二十一回 | 妙卜前程 | 225 |
| 第二十二回 | 天才白痴 | 236 |
| 第二十三回 | 牛刀小试 | 247 |
| 第二十四回 | 运筹帷幄 | 258 |
| 第二十五回 | 百变奇阵 | 269 |
| 第二十六回 | 惊天一战 | 280 |





上篇

兵不厌诈

战国时期的晋国，晋文公重耳在其舅父狐偃的辅佐下，励精图治，具备了与楚国抗衡的格局，但晋国比楚国弱小得多。于是一场以弱胜强、以小胜大的春秋风水与兵法大战「兵不厌诈」发生了。

风水五煞

多情是否遗恨？

苍天是否有情？

自古多情空遗恨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。

天无情，天永恒。

剑无情，剑不朽。

风水兵法家狐偃又如何？

他是否如苍天无情？

他是否追求不朽与永恒？

此刻，他就伫立在旷野的星光下，凝注山丘上的一座巨坟——晋武公姬称之墓。

夜色深沉，四野孤寂，翼城（今山西翼城）城郊偌大的晋国王陵，了无人迹，天地间仿佛只余狐偃孤身一人。

狐偃左手执剑，剑很奇特，很短，也没有剑鞘。

光裸的剑身杀人十分方便，没有剑鞘的剑自然是光裸的剑身。

但狐偃的剑似乎并非为了杀人，因为他凝注的是一座已历数十年的古坟，坟中的人无论生前如何显赫亦不必去理会，因为在坟中的必已是死人。

狐偃右手捏一个八面体黑盒，黑盒上面布着上、中、下三针，三针此时滴溜溜地旋转着，狐偃的目光也紧盯在黑盒上的三针。

终于，黑盒上的三针重叠一处，笔直地指向那巨型古墓。

终于，狐偃微叹口气，喃喃地仰天长叹道：“此墓位于嘴尖、翼爪四张之地，好一座蝙蝠龙脉！当今晋国王君献公，乃墓中晋武公姬称嫡传血脉，献公姬诡诸虽承蝙蝠龙脉荫庇，有一番作为，但他的祖脉既是蝙蝠龙脉，那他的江山，亦必定坏于阴人手上，葬送于妇人身上！祖脉势格如此，岂能幸免？”

狐偃心念电转，忽然又喃喃地道：“再者蝙蝠龙脉肢爪五伸，第一代专注于嫡传血脉晋献公身上，尚可有一番作为；但到第二代则龙气必一分为五，气势大弱，不但无助，反而因弱龙之气，招强邪煞气入侵，其第二代之命途必乖桀戾气重重也！吾与献公次子重耳之母大戎狐姬，分属同宗兄妹，重耳即吾甥儿，我狐偃又怎能坐视不救呢？但其祖宗脉气已定，又将如何施救？”

狐偃心中左思右想，为难之极。

原来蝙蝠其性不但属阴寒之物，且极淫，专喜夜间出动。而蝙蝠龙脉所出之人，虽有作为，但亦必性犯奇淫，极喜女色，其性又属阴，与妇人相合，阴上加阴，一发而成“阴淫邪煞”，必对其子孙血脉有极大侵害。狐偃是当世一位异人，早年曾于昆仑山受教于隐世高人昆仑奴，不但精于风水堪舆奇学，亦擅长于兵法战阵，武功亦罕有其匹，是当时一位尚未被世人惊悉的隐士，他自然知悉“蝙蝠龙脉”的利弊。

而且狐偃与晋献公次子姬重耳的生母狐姬，同属高丽氏族，又同出一脉，姬重耳是狐偃的同宗外甥，一脉相连，他自然十分担心姬重耳日后的命运。

狐偃在晋武公姬称的坟前，再伫立了片刻。终于，他仰天长啸一声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为吾妹之血脉，且与天运斗上一斗吧！”

狐偃说罢，身形即电射而去，疾如箭矢，向晋国都翼城（今山西省翼城）飞掠。

晋国原是周成王同母弟唐侯权虞的封地，到权虞的儿子夔父时，因国土依傍晋水改国号为晋。

晋国地处当时中国的北疆（今山西及附近地域），黄河环绕，峰壑纵横，地势险峻。国民长期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居，按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，并不按中原诸国按周制分地，因此经济比较落后，西周时期与中原诸国交往也不易。

到春秋初年，晋侯同宗大族武公的力量强大，取得了君权，被周王任命为晋侯。武公在位三十九年，死后葬于翼城西郊。当年蒙一异士卜得一蝙蝠龙脉，终令子孙后人伏下极深的利与弊。

武公去世，他的嫡子姬诡诸即位，是为晋献公。





晋献公即位后，即发动兼并战争，统一汾河流域，国土跨越黄河南岸，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地盘之利、地险马多的大国。同时，献公又用异姓人为卿大夫，加强君王之权，晋国的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。

其时献公已在位二十八年，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垂老之年了。但不知怎地，献公人到晚年，性欲之心却突然暴炽起来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

献公在为太子时，已娶了一位名贾姬的女子为妻，即位后即封贾妃为夫人（诸侯的正室），但过了十多年，贾姬仍无所出。初时献公尚不以为意，但到了中年过后，却焦急起来。他看中了自己的庶母（父亲武公的姬妾）齐姜，竟不顾一切，娶齐姜为姬妾。几年后，齐姜替献公先生一女，取名姬姜，再生一子，取名申生。

献公大喜，即废贾姬的夫人号，把齐姜封为夫人，又封申生为太子储君。女儿姬姜，长得亭亭玉立，后来嫁到秦国穆公为妻，即后来的秦穆夫人。因此晋国与秦国有姻亲之谊。

自儿女诞生后，献公的欲念益发强烈。夫人齐姜的美貌，亦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渐而衰退。献公对齐姜也逐渐冷淡起来了。

一方面宫中无满意的姬妾，另一方面献公的性欲之心大炽，这不可开解的矛盾，日夜煎熬献公。终于，他按捺不住了，便派心腹宠臣梁伍和关伍二人，外出为他私访美女。

不久，二人便兴冲冲地回来奏报，说狐戎国国君有两个妙龄女儿，大的叫狐姬，小的叫狐夷，均为当世无双的绝色美人。

狐戎、骊戎、姜戎、犬戎等部落之国，分布于晋国的四周，领土不多，国力甚弱，平日均十分畏惧强大的晋国。故晋国有所求，皆莫敢不从。

接了梁伍和关伍二位宠臣的讯息，献公迫不及待，立刻派二人携了重礼，直奔狐戎国，向狐戎国君求娶两位女儿。不必费甚唇舌，便把狐戎国的两位公主狐姬、狐夷接回晋都翼城来了。

献公审阅狐姬、狐夷二女，果然是艳色佳丽，不由大喜过望，当即厚赏梁伍、关伍二人，又下旨纳狐姬、狐夷姐妹为姬妾。

当晚，献公便与狐姬、狐夷姐妹二人一道快活风流。献公但感异常舒畅，把狐姬、狐夷二人视为心肝宝贝。凡赴宴会，均让二人陪侍，狩猎又让二女戎装相随，晚上则三人同床，肆意淫乐。献公但感生平无此欢娱，今尝之下，

快慰犹胜神仙。

这一面献公与狐姬姐妹二人快活如仙，那一面夫人齐姜却形单影只，孤衾冷寂。齐姜自感年老色衰，根本无力与狐姬姐妹争宠，也根本无法挽回献公的欢心。她绝望之下，悄悄于宫中自缢身亡。齐姜的儿子太子申生，受此打击，他虽年仅六岁，亦知生母之死因狐姬姐妹而起，因此小心灵中深恨狐姬姐妹。也因此之故，与父亲献公的感情日差，并不得献公的欢心。

夫人齐姜的自杀身亡，为日后的宫廷惨变埋下一根导火线了。

献公却毫不为意，丝毫不影响他对狐姬姐妹的宠幸，对她两人爱悦如初，甚至更沉迷在她两人身上。

一年后，狐姬、狐夷皆喜得儿子。狐姬所生的儿子名重耳，狐夷所生的儿子名夷吾。献公自然大喜过望。

他的儿子多了，便感到疆土不够大了，日后分封土地大受限制，于是便大举向四邻征伐，以扩展疆土。

位于晋国东南面的骊戎国，是一个贫穷的山国，已有三年无法向晋国朝贡。

献公找着这个借口，亲率大军攻打骊戎国。

骊戎国的国君名骊戎男，甚有胆色勇气，面对晋国的强兵进侵，居然毫不畏惧，率子民英勇顽抗。直到退守最后一座城地，依然顽战不降。晋军久攻不下，损失十分惨重。

献公大怒！传书晓喻骊戎君民道：降则一城人皆赦，否则破城一人，鸡犬不留。

但骊戎男依然下令死守不降。献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总算攻陷骊戎城。

晋兵入城后，首先捉住伤重昏迷的骊戎男，接着大举屠城，城中的骊戎族人，几乎被屠杀殆尽。只有女骊戎人，凡年轻的一律不杀，作为战利品，准备运返晋国。

献公见骊戎女子姿色甚佳，意料骊戎国君宫中必藏有绝色佳人，于是便亲领兵卫，入骊戎宫中搜掠。经一番掠杀，献公亲到官后林园搜寻。在一条长满青草的路上，献公忽然发现一只精美的绣花鞋。

献公拾起来左右端详，他明白这绝非寻常的骊戎女子所穿，若与这只绣





花鞋相配，其主人必定艳绝人寰。献公近年对女色，越来越有独特见识了。

献公于是下令亲兵仔细搜索绣花鞋的主人，并且严令不许损伤一丝半分，定要活捉前来见他。

不久献公突听兵卫的叫喊声，他执剑前去，走到一丛树后，只见两位披头散发，但衣饰华美的少女，正紧抱着树干，不肯随兵卫离开。

兵卫正欲动粗强拉硬拖，献公心中忽然一动，便发声制止兵卫的粗暴。他走近去一看，其中一位少女，果然赤着一足，便知她必定是绣花鞋的主人了。

献公走到她面前，用手替她拢起散披脸上的秀发，定睛一瞧，不由心中一阵跳荡。但见她面孔光洁白嫩，鼻梁高挺，嘴唇丰厚红润，眼如凤目，活脱的一位绝世西域美女。献公再看另一位少女，发觉她的美貌，与绣花鞋的主人不相伯仲。

献公的心潮一阵激荡，在他的眼前，这两位美女简直犹胜整个骊戎国的疆土。而且，与这两大美人相较，晋国宫中的姬妾，包括他一度极为宠爱的狐姬、狐夷姐妹在内，皆成粪土了。

晋军班师回朝，献公乐不可支，把骊戎国灭掉，国土归人大晋的版图，生俘骊戎国君回去，以向四邻示警，大批财物运回晋国，这一切尚在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献公又喜获一对美人姐妹。不知是狐姬姐妹二人对献公的启示，还是他从中领略到无穷的妙趣，献公自此之后，所求的美女，便必是一双美人姐妹。

骊戎国这双美艳的姐妹花，竟然是骊戎国君骊戎男的女儿，大的叫骊姬，小的叫骊姜，大的十六岁，小的十四岁，在北方人的眼中，这恰好是少女最佳最妙的年龄。

晋献公姬诡诸，对着这双美艳绝伦姐妹花，早已神魂飘荡，存心纳娶为姬妾。但又怕臣属反对，便心生一计，欲借卜卦来堵塞臣民口实。

恰好此时狐偃抵临晋都翼城，他是新封夫人狐姬的兄长，按辈分属晋国的国舅兄，他自审察晋献公的祖脉后，深知晋国已面临一场残酷惊变，且必定祸及姬氏一脉的子孙后人，亦即狐偃的外甥重耳和夷吾等姬氏血脉，他不得不加以援救。于是进城后，便立刻赴宫中拜见妹婿晋献公来了。

晋献公自娶纳狐戎公主狐姬、狐夷姐妹二人后，十分高兴，待狐戎国也

恩宠有加，因此视狐偃为国舅，恩宠信任，十分厚待。他听说狐偃求见，心中大喜，他对心腹宠臣梁伍、关伍二人道：“听闻国舅狐偃精于卜算之术，寡人待他不薄，料他亦必忠心为寡人卜算一番，那等力加反对寡人迎纳骊姬姐妹之人，彼等口实，大可借狐偃卜算之术，堵塞住也，快传寡人之口谕，请国舅狐偃入宫见寡人吧！”

梁伍一听，连忙道：“大王，此事似有不妥呢！”晋献公道：“有甚不妥？”

梁伍道：“大王试想，那狐偃既然是夫人狐姬的兄长，兄妹情重，自然站在狐姬夫人的一面。大王纳姬妾，狐姬夫人岂会高兴？因此狐偃亦必定心存不满，他又怎会尽心尽力助大王达成纳姬妾的心愿呢？因此务请大王三思。”

梁伍所思，也有其道理。不料献公却自负地呵呵笑道：“不然，梁伍所虑差矣，试问当今世上，哪一位诸侯没有众多姬妾？寡人纳姬妾，乃天经地义之事，狐姬夫人深明大义，哪有抗拒之理？狐姬夫人既不抗拒，她的兄长得寡人恩遇，又怎会存偏心歪意坏寡人好事哉！不必犹豫，快传狐偃进宫便了。”

梁伍见献公主意已决，不敢再有异议，果然便把狐偃引领进宫中来了。

狐偃进内，向晋献公参拜毕，趁机举目向他凝注一眼，但见献公满脸青黄之气把印堂、山林诸命宫位皆罩住了，心中不禁微叹口气，暗道：青乃煞气也，黄乃色欲之气，由此判断，献公果然已受其祖宗龙脉的淫煞之气笼罩，而不可自拔矣，晋国姬氏一脉的祸煞，看来已无可避免也，吾将如何施救？

狐偃转念之际，晋献公已欣然的道：“狐卿家来得正好，寡人正有事求你相助定夺呢！”

狐偃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他已知献公刚好征伐骊戎国回来，便得了一对骊戎国的美女，心道：他的“淫煞气”正盛炽，那他的心思，必与“淫煞”之兆有关矣。狐偃微笑道：“噢！那大王的心意，莫非与女子有关么？”

晋献公的心曲被狐偃一口道破，他不由又惊又喜，喜的是纳姬之事若得他相助，必水到渠成，用他的卜算之术，堵住群臣的口实；惊的却是，他是夫人狐姬的兄长！若狐姬反对，他又站在狐姬一面，那纳姬妾之事便有麻烦了，但事到如今，已不容献公犹豫，况且他又怎舍得下骊姬这对妙人。





献公呵呵一笑道：“狐卿家果然目力超群，把寡人的心思瞧中了，实不相瞒，寡人正是因纳姬妾之事，欲请狐卿家你替寡人卜算，其中是否吉利。若然大吉大利，那反对的人，也就无话可说啦！此事务请狐卿家相助一二也！”

狐偃一听，心中登时明白！献公果然难逃其祖宗蝙蝠龙脉的“淫煞”也！为了求证明白，狐偃也不拒绝，点点头道：“既大王有令，狐偃只好献丑。但吾所施之法，乃龟卜大法，宜于朝廷圣殿施为，不能于寝宫施法，此点尚望大王鉴谅。”

晋献公见狐偃欣然相助，大喜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传寡人旨意，明日早朝后，即于朝廷圣殿卜法罢了。”

第二天早朝后，献公把朝中的大夫、上卿等要臣留住，一道移驾往“三圣殿”，观审狐偃的龟卜大法。献公的用意是借助狐偃的卜算术，堵住臣属反对他纳驺姬姐妹的口实。

晋献公率领群臣，来到“三圣殿”，所谓“三圣殿”，即供奉“老子、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”三位大仙人的殿宇，但凡朝廷举行重要的卜算仪式，均于此“三圣殿”上进行。

狐偃作为卜官，早已在三圣殿中备妥一切。群臣待晋献公拜过卜案上供奉的龟壳，上了王座，才环立四周，仔细观审狐偃的卜术施为。

只见狐偃毫不犹豫，燃起一道红火，然后拿龟板于红火烧灼。渐而，龟板上便现出裂纹，上下共有五条，裂纹之状分四虚一实，清晰玲珑。

群臣一见，均急于知其结果，齐声道：“狐先生快解释龟纹之义也！”晋献公也心痒难熬，急道：“狐卿家，想必这是大吉之兆吧？”

不料狐偃却微一摇头，神色肃然地道：“大王，此乃艮下坎上之蹇卦也。蹇者，即脚跛难行之意也。卦文曰：专之渝，攘公之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闻其臭。”

献公一听，神色不由一变，脸色也立刻一沉，道：“狐卿家，这卦文是甚古怪意思？”

狐偃坦然的道：“大王，渝者，变也，若意所尊者，其心亦变乱，故曰‘专之渝’也。攘，夺之意也。美之意也。又薰，即草之香者也；莸，臭之陶染也。香不胜臭，久而臭气未消，故谓‘十年尚闻其臭’也。”

献公一听，心先凉了一半，脸色阴沉的道：“狐卿家，然则按此卦象，则寡人纳姬妾之事，大大不吉，不宜进行啦？”

狐偃明知献公已深受“淫煞”笼罩，必对此事反感，但他已决心挽救他的外甥重耳的厄运，便犯颜直说道：“大王，何止不吉！既‘十年尚闻其臭’，对大王之江山基业，晋国国运，亦为祸极深也，一切尚望大王明鉴，幸勿逆此卦兆。”

献公听了，心中不由又恨又惊，他既知狐偃之神算本事，对他的卜兆，不能不惊；但因此而令他失了骊姬、骊姜这一对绝妙美人，他又不能不恨。但身处三圣殿，面对群臣，献公又不便公然反悔，他无奈阴沉的道：“此事容寡人再思谋定夺吧！”

献公说罢，即恨恨的拂袖而去，也不理会殿中群臣的惊惧。大夫赵衰趋近狐偃，悄声道：“狐先生，所卜之兆端的如何？”

狐偃苦笑道：“晋国将亡，无可奈何。”

赵衰大惊道：“亡晋者何人也？”

狐偃微叹口气，道：“龟兆中言，十年尚闻其臭，即此谓也。”

赵衰不解其说，又道：“狐先生所指，莫非骊戎国美人么？但大王既知此警兆，难道不知醒悟？”

狐偃仰天一笑，喃喃地道：“大王之命运已定，岂能轻易逆转，晋国只怕势须历劫受难了。”

赵衰尚不太相信，犹豫地道：“大王历来甚知为国着想，该不致如此糊涂吧！狐先生，且待吾入宫见驾，看大王是否回心转意。”

赵衰说罢，即急忙入宫，求见晋献公去了。

晋献公惊恨交杂返回内宫。他的心腹宠臣梁伍一见，即趋前拜迎，又悄声道：“大王神色有异，莫非卜兆之事有甚不如意么？”

献公恨恨地道：“狐偃这妖人，想必听了什么谗言，所卜龟兆，竟如此不吉利！且事涉国运，兹事体大，寡人一时也取舍两难。”

梁伍察言观色，已知献公心意，若要他因此而舍弃那骊戎美人，只怕比杀了他更令他难受。梁伍于是微笑道：“大王，龟卜之兆虽然不吉，不必过于忧惧，卜算之术，奴才亦略知一二，待奴才以蓍草（锯齿草）筮测，替大王分清其中的吉凶吧！”





献公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啊！原来你亦精于此道，为甚不早向寡人告知？免教寡人白受了一场虚惊！你快施展你的蓍草筮术测算罢了。”

梁伍道一声遵命，即取出“蓍草”四十九根，开始替献公蓍筮。

只见梁伍把蓍草任意分为两份，左手拿一份，右手执一份，左手的一份象征“天”，右手的一份象征“地”，于右手的蓍草中任取一根，夹在左手的小指与无名指之间，象征“人”，于是，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之道均具备了。

梁伍再从左右手的蓍草中，以四根为一组，分配下去，连演三变，把四十九根蓍草减去每变所余之数，再除以四，即得一爻，六爻定为一卦，例如三十六除以四得九，即为“阳爻”；三十二除以四得八，即为“阴爻”，而六爻为一“卦”，据卦辞而定吉凶。

梁伍默算一番，即欣然一笑，对晋献公道：“大王，刚才所施蓍草筮卦，得‘观’卦，乃大吉之象也！”

晋献公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如何大喜？你快告寡人知晓，若卜筮得法，重重有赏。”

梁伍道：“此乃观卦之六二爻，卦辞曰：窥观，利女贞。‘窥’，即居内观外，见女子之正，当属大吉之象。”

晋献公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寡人纳妾之意，当不变更矣！”

晋献公正说时，宫人进奏，说大夫赵衰求见。晋献公一听，即呵呵笑道：“快传！寡人正有大吉之象，向彼等异议之士传晓也！”

大夫赵衰进见，拜见毕，献公即喜吟吟的笑道：“赵大夫，梁内侍为寡人纳妾之事，再蓍筮一卦，却得大吉之象呢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听梁内侍详细解释。”

赵衰一听，先就呆了一呆，心道：狐偃所料如神，大王果然已被深迷而不可自拔矣，他正欲进言，那内侍宠臣梁伍，却已抢先把他以蓍草筮所得之象细说一遍，他的用意，似乎是借此来堵住群臣的异议。

赵衰听罢，沉吟道：“大王，臣闻自天地开辟以来！先有象，然后有数。龟卜，象也；蓍草筮，数也，因此从筮不如从龟卜。”

献公一听，老大不高兴道：“卜与筮皆鬼定之术，若信之岂分先后？若不信，则二者皆然，岂有轻重之分，寡人之意已决，大夫请勿再多言，退出去吧！”

赵衰见献公果然已无法醒悟，微叹口气，怏怏不乐而出。

晋献公第二天果然便下旨纳骊姬、骊姜姐妹二人，姐妹虽有国破家亡之恨，但已身为阶下囚，父王的生命，又捏在献公手里，她二人不敢不从；而且，骊姬、骊姜姐妹二人，尚潜伏深远目标，为达成此深远目标，她姐妹二人只能先向晋国君献公屈从。

当晚，献公就把骊姬、骊姜姐妹二人“御用”了。骊戎国民精于“床第之术”，少女很小便接受“媚男”的训练，骊姬姐妹虽然是公主，亦不例外，身怀此种令男子神魂颠倒的绝技。

晋献公在骊姓姐妹二人的曲意逢迎下，被弄得腾云驾雾，欲仙欲死。他但感往昔所御之女，与骊姬姐妹相较，绝无此销魂的滋味，因此简直不屑再回顾了。

第二天，晋献公“元龙高卧”，累臣僚在朝廷空等一场。此后一连数月，常常出现“君王从此不早朝”的恐慌局面。而夫人狐姬，以及她的妹妹狐姜，早被晋献公抛到脑后去了。太子申生，欲拜见父王，也无门而入。

献公对骊姬姐妹的沉迷，引起朝臣的强烈不安。狐偃因是夫人狐姬的兄长，为了避嫌，不便再向献公进言。大夫赵衰，却不忘狐偃龟卜之警兆，不顾一切地向献公进劝，希望能令献公清醒。

赵衰向献公进言道：“大王，当今之世，有男兵便必有‘女兵’，阴阳相克。吾晋国男兵攻灭骊戎国，骊戎国的男兵不敌，难道不会以‘女兵’来报应阴阳相克之兆么？想当年夏桀伐有施国，得女妹喜，后来夏亡于妹女之手；殷纣伐有苏国，获妲己，终因妲己而亡国；周幽王伐有褒，获褒姒，为博褒姒一笑，烽火戏诸侯，周不是被诸侯所弃吗？如今大王灭骊戎，得骊姬姐妹，迷宠不已，正是前车之鉴，万望大王警醒！”

晋献公一听，怒道：“大胆赵衰，竟敢以古讽寡人，骊姬温柔贤顺，弱质女子，说甚是可亡晋？一派胡言，危言耸听，若不念你有功于晋，必斩你以儆效尤，不必多言，退出去吧！”

大夫赵衰无奈长叹一声，退出内宫。从此，赵衰以及朝中臣僚，皆不敢再向晋献公劝谏了。

